開放文學 -- 社會奇情 -- 南朝金粉錄
第五回 法外法僧舍棲身　遇中遇旅人得所

話說吉慶和在妙相寺內，終日抄寫楞嚴經，偶有閒暇，便到方丈與法真談談。法真也時常到吉慶和房裡閒逛，彼此見著面，或議論些禪機佛理，或感歎些世態人情，卻好法真立品甚高，脫卻勢利惡習，故此吉慶和竟與他結了個方外交，倒也頗不寂寞。
流光彈指，又屆暮秋，這日正是重陽，法真坐在方丈裡無事，忽想起龍山落帽故事，便來邀吉慶和到清涼山登高，剛至桂花亭畔，遠遠聽見吟哦之聲，即便順著聲音走去，原來吉慶和在屋內，高誦王摩詰《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》那首『獨在異鄉為異客』詩。聽了一刻又感歎了兩句，即走進屋來，說道：「吉先生今日天氣甚好，又值重陽，在此苦吟，殊為無味。聞得清涼菊花已放，何不同往一遊，一效孟參軍之故事呢？」

吉慶和道：「小生久慕清涼，恨無閒暇，今承惠約，當即奉陪。」說著便攜手同行，一路閒談，不覺已到清涼山下，二人即順著山坡迴環曲折的走去，果然是層巒疊翠，怪石眠雲，爽籟風生，不愧清涼世界。吉慶和見了便贊羨不已。二人又走了一會，轉上山頂，登高一望，沁人心脾，法真拉著吉慶和的手遠遠指道：「你看那滾滾長江，扁舟一葉，中流自在，任爾浮沈，若以倪黃之筆寫之，便是一幅天然圖畫。」吉慶和看著正自稱贊，忽見陰雲四布，日色微明，飛鳥盤旋，波瀾特起。法真便說道：「先生風來了，我們下山罷。」說著就走。未到半山，果然木葉齊鳴，松濤怒吼，只見那些遊客皆急急的跑下山來，嘈雜之聲不絕於耳。吉慶和亦趕著前走，因向法真歎道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想我們上山的時候，天氣何等晴明。不期一霎時光，竟變做這般景象，惱人遊興，奈何，奈何！」法真亦歎道：「天道微茫，固難逆料，人心奸險，亦復如斯。你道現在世間的人情，那裡不是這樣麼！」吉慶和聽了這句話，登時觸起愁懷，悲感交集。法真見此光景，知他是觸起心事來了，便說：「是，先生快走罷！怕要落雨了，此地又無處借傘，等雨落下來怎麼走呢。」

說著就一口氣走回寺內，方才坐下，只見一陣風聲過處，果然的疏疏密密，落下雨來。法真道：「今日乘興而游，雖未盡興而返，但撫茲佳景，也算不負滿城風雨近重陽了。」吉慶和雖聽他說，卻是一言不發，只呆呆的坐在椅子上納悶。法真亦不好相勸，卻好擺上晚飯，二人便入座用飯。吉慶和勉強吃了半碗就先走了，回到自己房內，倒在牀鋪上亂想。只聽窗子外面的雨緊一陣慢一陣，打在那梧桐樹上淅淅瀝瀝，落個不住。簷前鐵馬又被風吹得叮叮噹當的亂響，百種淒涼湊在一起，悲悲切切，不覺流下幾點淚來，因又悶坐了一會，覺得雨聲稍止，便走出房外，望院落中看了一看，只見斜月朦朧，蟲聲唧唧，已是三鼓時分，方才進房睡下。次早起來，雖然日透紗窗，頗覺新寒砭骨，便拿了一件薄棉短襖穿起來，又在那裡抄寫經卷。

到了十三這日，午後無事，正與法真在方丈內圍棋，一局未終，忽見道人來報：「趙老爺來了。」法真聽說便擱下棋枰，迎了出去。少時走進一人，約有五十多歲，厚重簡默，舉止大方，進了方丈便向吉慶和對作了個揖，然後坐下。有人獻上濃茶，他便先喝了一口，問法真道：「這位先生尊姓大名？」法真便一一代答，又向吉慶和道：「這位趙施主是本城一位紳士，壬辰科翰林，丁酉科雲南正主考，單名一個弼字，台甫良臣，覆命之後，便自在籍納福。」

吉慶和聽說，又望著趙弼道：「久仰斗山，未親丰采，今瞻顏色，足慰平生。但不知老先生高壽幾何？尚乞賜教。」趙弼答道：「老夫今年五十六歲，過蒙厚獎，實不敢當，老拙無能，慚愧，慚愧！」彼此謙遜了一會，便向法真問道：「聞說寶剎有位施主，要抄百部嚴經去做功德，外間紛紛傳說，不知果有此事麼？」法真答道：「此事實是有的，現在抄成二十多部。因這位施主講究書法，選擇甚難，一概抄胥，皆不堪用，故此日期雖久，寫好的尚無幾何。」趙弼道：「可能賜我一觀，以擴眼界呢？」法真見說，便命道人捧出一部呈送上來。趙弼展開一看，只見銀鉤鐵畫，不亞鍾王，正是一卷黃庭，卻到好處。由首至尾看了一遍，贊歎不已。又道：「書法極佳，而且是玉堂風格，只可惜寫此經卷，未免辜負苦心，但不知究係何人甘作抄胥之手呢？」法真道：「老施主法眼甚高，待小僧言來恐亦為之酸鼻。」於是就將吉慶和如何被難，韓宏如何忘恩，顧全如何仗義，小僧如何收留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趙弼聽罷便肅然起敬，向吉慶和道：「老夫有眼不識明珠，先生大才，實深欽佩。現雖落魄，終必飛騰。古今來多少英雄，半出於險阻艱難之後。那些雞鳴狗盜，雖屬一時顯赫，亦不過電光石火，轉瞬皆非。先生明達多才，萬不可以此鬱鬱。」吉慶和道：「後學無知，辱蒙賞識，諄諄告誡，敢不銘心。」趙弼見吉慶和舉止端莊，語言倜儻，心中著實贊歎。因想道：「他在此抄經，終非長策，何不把他請到我家裡，做個記室，他既可以得所，我兩個兒子也可就此觀摩，一舉兩得，有何不可。」主意已定，又向吉慶和道：「先生在此終有了時，經卷抄完卻更作何計議？」吉慶和道：「蓬飄無定，後路茫茫。阮籍窮途，那堪設想。燃眉之急，只好暫救一時了」。趙弼道：「先生書法精妙絕倫，老夫鄙意，卻有個冒昧之請，只因寒舍書記無人，擬屈高賢佐理一二。但未審先生之意，肯小就否？」吉慶和道：「一介寒儒，荷邀青眼，實為萬幸，夫復何求！更蒙位置之殷，范我馳驅之力，遭逢分外，焉敢固辭。但字類塗鴉，尚求指教耳。」趙弼道：「先生謙謙君子，儒雅風流，令我氣下十倍，既蒙不棄，明日當折柬相邀，所有未完經卷，不妨帶往寒舍隨時代抄。」

說著，轉向法真道：「老夫此舉，在住持意下如何呢？」法真道：「老施主古道熱腸，近所罕有，只此一舉，吉先生既可得所，老施主又可得人。洵屬一舉兩得，是好極了。」趙弼聽說，又向法真哈哈笑道：「雖然如此，究竟有些割愛呀。」說罷大家又笑了一回，趙弼方告別而去。

次早吉慶和梳洗才畢，見有個道人領著昨日跟趙弼的那個家人，走到房門口，取出趙弼的名帖，向吉慶和面前站定。說道：「家主人請師爺安，特地招呼家人過來請師爺駕，即刻就過去，夫馬已預備好了。」吉慶和道：「管家你請稍待，容某稍為拂理，即便起行。」於是檢點了一會，喊腳夫挑了行李，又到方丈內與法真作別，彼此均戀戀不捨。法真道：「先生此去，何日復來呢？」吉慶和回答道：「旦暮得閒，便來領教，諸承垂照，容報盛情。」

說著，已出了方丈，二人一揖而別。吉慶和走到寺門外，見馬已備好，有馬夫立在旁邊，伺候上馬，吉慶和就此跨上，那個家人押著行李一路而去。不一會已到趙宅門首，那家人搶幾步先去通報。吉慶和也下了馬，正欲進去，趙弼已迎出來，二人見著先拱了拱手，然後同到廳上，重行過禮，分賓主坐下，有人獻上茶，趙弼道：「昨日識荊，足慰飢渴，今蒙惠顧，更愜生平。老夫已命將浣薇軒打掃潔淨，為先生下榻矣。「吉慶和謝道：「極承優待，何以克當，只好銘諸心版了。」趙弼又叫兩個兒子出來相見。原來趙弼有兩位公子，一位小姐，皆是夫人鄭氏所生。大公子名喚鼎銳，已中庚子科舉人。二公子名喚鼎鉻，天姿頗鈍，雖請著先生教他，終是呆頭呆腦，故到今二十多歲，連學都不曾進過。倒是那位小姐，才交十八歲，甚是端莊賢淑，詩詞歌賦無一不精，且有肝膽之氣，故趙弼與夫人極其鍾愛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兩位公子到了廳上，與吉慶和見禮已畢，就在趙弼側首坐下，吉慶和先問了趙鼎銳兩個名號，然後趙鼎銳才向吉慶和道：「昨日家父道及楷法，小弟實深羨慕。今睹丰采，一定是字如其人。」吉慶和道：「小弟愚魯不才，謬邀尊大人賞鑒，已是慚愧之至，今得叨教，有所步趨矣。」口裡說著，眼睛裡就瞧那鼎銘，只見他不發一言，只是坐在底下椅子上呆呆的低著頭望地。大家又坐了一會，用過午飯，趙弼便令鼎銳送吉慶和到浣薇軒去。

原來這浣薇軒，是一所明三暗四的屋子，上首格了房間專為記室，外面三間是通的，四面皆裝著玻璃窗，屋內的陳設亦頗精緻，一帶圍牆腳下，皆種著薔薇花。春天花開的時節，每常在此宴客。吉慶和進了房間，見行李等物均安頓停當，趙鼎銳又坐了一刻這才出去。由此吉慶和與趙弼父子賓主極其相得，到了十月初旬，吉慶和記念法真和尚，並那嚴經又抄成了兩部，便去妙相寺走了一遭，代送經卷，卻值顧全也在那裡。彼此談了許久，顧全亦代他歡喜，直至夕陽西下才緩緩歸來。晚飯以後，順手在書架上拿

了本書，就燈下來看，翻了兩頁，卻是一本嵇叔夜廣陵散的琴譜，正逐字逐句的看去，忽然一陣琴音隨風送至。吉慶和訝道：「此是何人所彈，如此悠揚婉轉，可惜我不諳此調，空負焦桐。」復又想道「指法雖未諳習，此音卻不可不聆，我何不步出東齋，到院落中靜聽一曲呢！」說著便走出來，只見明月當空，人影在地。風聲過處，又聽得一陣悠揚婉轉，恍從牆外飛來，就順著琴音側耳聽去，果然是宮商合拍，聲調鏗鏘，聽到妙處便朗吟道「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問能得幾回聞。」直至琴聲寂然，便又歎道：「溯昔日湘靈鼓瑟，有『曲終人不見，江上數峰青』之句，今夜此情此景，彷彿似之。」於是又徘徊了一會，這才歸寢。

你道這琴聲是何處來的呢？就是趙弼女兒靜娟小姐平日酷嗜絲桐，因那晚間，月朗風清，故命了丫環焚了一爐香，設下琴牀，他便撫了一曲，借以消遣，這且不表。到了次日，趙鼎銳至吉慶和房內說道：「昨有友人約游半山寺賞看清溪九曲，弟已應允，特來約兄一遊，不識兄可高興否？」吉慶和道：「承兄惠約，弟當附驥。」只因此一去，有分曉，竟成了個名士多情，美人薄命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